秋室集

楊秋室先生集叙

秋室集十卷吾鄉楊秋室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名鳳苞字傅九號秋室又號萸浒自稱小玲瓏山樵晚號西圃老人歸安學廩生世家烏程之南潯鎮早工詞章以西湖秋柳詞知名後務為証經摧史之學尤留

心明季遺事嘗病溫氏南疆逸史體例未純事多訛漏擬另撰一書未就其大凡見十三跋中阮文達督學浙江拔以貢成均因母病不赴選試其後予進取篤于內行如母嘉慶廿一年卒年六十四見生之文多記明季遺事及鄉里掌故

其源出于史家者沉博不及全謝山而
精過之其詩囊括唐宋沉博高卓亦
之匹人可與彭千亭氏抗衡徒以終老一
衿足迹不出家巷同時交游既或攘剝
其詩改託諸友又半為門下士所乾沒
致令一時絕學不能與鎮洋鄭縣

齋名良可概也先生生前嘗選刻其詩二百首爲秋室詩錄護第知新匯行其西湖秋柳詞七十章久則僅刻十餘首餘稿盈篋存于其壻張明經家及门之士间有傳抄而世之知之者蓋尠矣余少時曾從先師周

孝廉借本傳錄遭亂盡失同治丁卯奉諱歸里先得未刻詩于書估後從月湖丁處士得未刻文集于肯擬欲重編付雕而已刻詩文不可得姚孝侍方伯包子莊明經知余有重編之舉貽以刻本秋室詩錄秋室雜文

西湖秋柳詞而先生著述畧具乃刪

并重複及應酬諸作編爲十卷雕版

傳之人而序其始末如此

光緒十二年歲在柔兆閹茂孟冬之月

歸安陸心源序

秋室集卷一

文

歸安楊鳳苞傅九

釋雅

雅之爲言正也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正義觧之云由天子以政敎齊正天下故民述天下之政還以齊正爲名王之齊正天下得其道則述其美雅之正經及宣王之美詩是也若王之齊正天下失其理則刺其惡幽厲小雅是

也鄭注周禮大師云言今之正者以爲後世法周續
之詩序義云物由我正則謂之雅此言王政事謂之
雅也夫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故正義又云
詩之所陳皆是正天下大法文武用詩之道則興幽
厲不用詩道則廢此雅詩者言說王政所用廢興以
其廢興故有美刺也然則雅之言正也章章矣釋名
云雅維也爲之難人將爲之維維然憚之也雅詩極
聖賢之情著天地之助所謂爲之難也美者使人憚
其正刺者使不正者憚之以歸於正然則維亦正之

義歟要之孔沖遠之說已足補傳箋之所未備矣

釋頌

詩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斯申詩序美盛德之形容之義也詩譜又引禮運本天殽地禮行於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孔氏正義亦云牧民成成業詩歌其功徧告神明斯申詩序告成功於神明之義也說文頌皃也从

頁公聲籀文作頌从頁容聲桉容訓盛受也从谷宀谷宀者交覆深屋也徐氏曰屋與谷皆所以盛受也隸文借爲容皃字遂專以頌爲雅頌字矣故頌之言容與義皆通且頌之爲誦也孟子頌其詩集注頌誦通大雅吉甫作誦史記秦始皇本紀祇誦功德又羣臣誦功又從臣誦烈隸釋樊毅修華嶽碑栞銘紀誦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祕不可宣露是也又頌之爲言

訟也說文訟注一曰譌訟漢書王莽傳賢良對策深訟莽功德是也按誦者讀也故與頌義通訟从公聲故與頌聲通

詩正義採諸家說攷

詩正義所采諸家之說兩劉氏焯炫爲之本三家遺說及五經異義之所列鄭志之所問答所取爲多草木蟲魚則盡用吳陸元恪草木鳥獸蟲魚疏若侯苞之韓詩翼要於斯干篇采之王肅注于采蘋七月公劉等篇采之王基駮于芣苢篇采之孫毓同異評于

揚之水大明諸篇采之魏文學劉楨義問于七月篇采之崔靈恩集注于生民篇采之凡見于釋文叙錄者蓋十采六七云

覲禮大行人儀節相補攷

儀禮十七篇覲禮文字獨簡其儀節比諸他禮殊爲未備注疏每以大行人補之如四享束帛加璧鄭注引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則四爲三之譌也王使人勞侯氏賈疏引三勞再勞一勞則所使之人大行人也覲禮不言饔餼大行人所詳九牢七牢五牢是也

不特此也使大夫戒可補以掌訝之往詔當夫承命可補以小行人之爲承擯爲宮方三百步可補以司儀之爲壇三成是皆相補而成者

春秋言例不同家數攷

三傳之言例各異注疏又專主一經以廣之朱氏彝尊敘涪陵崔氏春秋說例一書羅列以例言春秋者五十六家舉隋唐以前宋元以後之著書皆在然以例名書者何昉蓋昉于顓容之釋例云

管仲樂毅論

世之稱伯才者曰管樂謂其才之相亞也然論者多優管而劣樂鄙竊以爲管劣而樂優後人徒泥孔子之所論春秋內外傳之所記羣以謂管子之書之所言爲猶有三代王者之遺殊不知皆仲之詭辭及後之僞託也何以徵之跡其反顏事仇大節已虧百行瓦裂以視召忽曾不得比於人數其後日不能去豎刁易牙開方三子也又何足責其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又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居然儒者氣象

竊謂斯言也決非仲之所能也盖殷周賢哲之遺言仲竊之以粉飾其輔桓之功以晩盖其不死之罪故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無非以詭道行之夫苟能孚信于諸侯又焉多其盟誓爲邪毅之爲燕復仇也假節于魏以聘燕燕昭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爲臣以爲亞卿其進身之始正矣彼請囚而釁沐者已卑汙無足道及燕昭問伐齊之事對以與趙及楚韓魏四國共攻之破齊必矣迨舉臨淄辭四國之兵獨留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報怨雪恥摧萬乘之强

收入百歲之儲所謂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者也而其施爲要不出始對昭王數語古之人輔其君于進對之初具有成算始衷終皆舉之其素所蘊蓄然也讀其報燕王書于君臣進退之義無媿聖賢之行比諸經營數十年亟亟于盟會陋乎小矣且仲稅堂阜因時能必桓公之委任不疑乎能必成尊內攘外之業乎然則仲之才遠不及毅明矣故曰管劣而樂優或曰信如子言孔子論仲稱其仁又有微管之歎然則孔子非與曰否盡問一篇說者皆指爲齊論齊人

競夸燿仲功假設孔門問答語以張大之爲論必無此議論不然子嘗譏其器小斥其不儉不知禮何爲自相矛盾若是況又曾西所不爲孟子所不願而謂孔子有是言乎

石柱攷

顏魯公守吳興日記郡之山川陵墓廟宅旁及屏風竹帳雉尾扇金鐘大書勒諸石柱樹杼山宋初字已剝蝕孫莘老移而置之墨妙亭越六百餘年并殘闕之文字亦復不存今僅傳者賴有宋次道所編魯公

集也記不著歲月年譜亦失載未知作于何時鄭氏
元慶箋釋云唐會要烏程縣大歷十二年二月二十
一日新陞望公記烏程注云舊緊今望則十二年二
月以後所作也案年譜是年四月公膺內召八月爲
刑部尚書斯時公應召克期解官猶留心郡事如此
記所載陵墓古蹟有不可盡信者如吳大帝陵在江
甯上元縣東北蔣山八里吳丹陽太守蕪湖侯太史
慈墓在江西奉新縣南鄉十都地名感古吳蕩寇將
軍程普墓在江西瑞昌縣安泰鄉桂林橋西南晉侍

中羅含墓在湖廣耒陽縣南四十里此皆地志與史傳吻合無可致疑者鳩玆城在丹陽蕪湖縣東北杜氏春秋左氏傳注明甚不知魯公何緣記之又如帝顓頊冢則仍吳興續圖經之譌吳景帝陵鈕皇后陵晉黃門侍郎潘尼墓之類都無確據亦屬傳疑鄭氏箋釋辨之綦詳矣唐設縣五而記遺德清武康二邑當日必有之次道編輯時殘闕耳近秀水朱氏爲作補記再按記又名吳興地記見談鑰嘉泰志而宋雕顏集亦有作吳興地記者惜乎搨本久佚宋以後儲

藏金石家莫有錄及者其題額究未審孰是葢不可得而攷矣

字王直淵女說

會稽王生直淵生女未期月生之外大父德清許方伯名之以巽而請予字之禮女子許嫁笄而字甫生而字之者非禮也第自六朝以來生而有小名有小字具書于南北史而宋人之錄登科必備著其小名小字嗟乎男子未冠而得字矣女子亦何獨不然因爲字之曰齊卿取諸說卦傳也昔女子之名有可詫

者矣晉廬陵長公主曰南弟惠帝后賈曰南風郗超妻周曰馬頭庾會妻諸葛曰文虎謝石妻諸葛曰文熊庾和妻謝曰僧要羊輔妻王曰僧首典午尙清譚而播于文史即女子亦誕如此然則名之字而不衷諸婉娩順從之義何可訓哉嘗見宋元人撰名字說往往鋪張義理類經家言或爲吉語或爲戒辭皆所謂推譬不小之謂譬也予竊鄙之生其無多求也誠繹吾所以字齊之意則得矣

作前說訖復爲之說曰古者女子必以姓繫之示

遠別也漢晉女子字亦以姓繫之明復古也班昭之字惠班也荀采之字女荀也皆繫姓于字下者今齊卿之不可去卿而繫王也嫌也故別字曰虛其繫王于下也無嫌也謂之虛王者貢羅敬楊之例也巽順而善入是虛之義也稱而隱也權也讓也潔也胥於虛該之也

錢瞻百河渭間集選序

河渭間集選十卷歸安錢价人瞻百譔慈谿魏耕白衣爲之敘嘉慶甲戌戴比部金谿得之吳山書肆不

知瞻百出處介許武部周生以問余爲據舊聞疏其大略以復之其後金谿以贈嚴子久能嚴又贈奚子虛白兩君愛素好古不欲使作者湮没無聞屬余敘其行事顛末于冊首按瞻白居歸安思谿兵部武選郎中鎭之曾孫巡撫山東僉都御史士完之孫吏部文選郎中元懋之子錢氏世居烏程之陽泰里遷思谿自武選始瞻百家世華膴少工文詞與同產弟三人並以詩名斤斤守唐法稱同調者族人纘曾允武及白衣寓公也性傲不畏强禦迺復社聲氣好結納

傾囊倒篋不之吝而自奉儉甚敝冠破履一青布袍衣之數十年不易明季數試于布政司不遇　國初郡人立孚社推爲領袖與吳磐大雍爭長雄至訟之大府弟子著錄甚多嚴我斯徐倬兩侍郎爲之冠歸安知縣吳之榮者貪而很時比之國狗之瘈以贓敗遇赦出獄盬瞻百富厚誣以屢年賦稅已所代納而恫喝之錢亦訴之上官方相持不下而是時允武白衣通書于延平爲孔孟文首告之榮因搆于將軍柯奎謂其累世顯宦家富不嘗連絡山海亥思嘘爐瞻

百主謀而二人特爲之奔走耳贍百語多不屈遂坐
慘法死于杭時康熙壬寅二月也籍其家例中分畀
人貲産給首告人之榮得其家之半以去妻子徙邊
弟虞仲方叔丹季皆長流甯古塔三人之戍所與張
坦公姚琢之吳漢槎錢德維爲七子之會見秋笳集
漢槎寄顧梁汾書曰若中三錢才筆特妙不意大者
有山陽之痛而小者復爲濮陽之匿則方叔丹季嘗
逃歸矣今其詳不可得而聞吾鄉自上林之沈南潯
之莊思谿之錢屢陷于法因之遺臣佚老之行蹤莫

有爲之載筆者桑海見聞半歸脫落余竭力搜訪不過千百之一二耳集中紀年至乙亥止是刻成未幾而被禍故流傳絕少同岑集錄贍百詩有此編所不載者補錄于後近有傳吳興詩話者謂僉都官文選郎則以子之官移之父謬矣又謂虞仲父驕縱爲莊氏史案株連吏部東林遺老鼎革後灌園石隱而卒未聞驕縱史案事發在壬寅之秋錢氏家門已滅抑更謬矣枌榆舊事信口妄譚恐誤後生據爲掌故附辨于此丙子四月西圖老人序

再攷前人敘錢魏事紀年多誤全謝山雪竇山人
墳版文云癸卯首告此本南疆逸史之譌祁六公子墓碣銘
云壬寅首告不知發難在辛丑之夏結案在壬寅
之春前言皆譌竹垞貞毅先生墓表謂壬寅六月
二人被法死謂允武白衣年是而月非也

書宋槧杜氏春秋經傳集解殘本後

左氏春秋傳昭公二十年衞侯賜北宮喜析朱鉏謚
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此杜氏原本也
其誤衍末字而字則自岳氏相臺書塾雕本始說者

遂疑古有生而賜謚之禮矣嚴子久能得宋槧集解殘本于吳門書肆與何學士焯所見之本正同旣自爲之跋以正岳氏本之譌復屬錢子廣伯跋之兩君之論可謂明辨以晳矣而九能又以屬予予何容更置一喙無已試綜理以斷之一爲引伸可乎春秋之世列國卿士大夫之往來辭命與夫君臣相告相謀之語恒援先生之經訓以折衷其是非謚法元公之所制也天子之所頒也旣葬議謚之典章東遷以來未之有改也使當時果有生而賜謚之非法衙之臣豈

無引經而爭于朝者乎衞之士貴無執禮而議于私者乎又左氏之衡論往往假君子以發端雖事之至微者咸有襃貶也而于二百四十二年中創見之事反無微文之刺乎且大夫之得謚議于下而命于上其大較也故左氏自此之外無有特書某君賜某大夫謚者臧僖伯之卒命葬之加一等矣羽父請無駭之謚與族命之爲展氏矣而賜謚均莫書也則以其常也審是則此特書衞侯賜也其未死賜謚之疑實與而非也本傳下云衞侯告甯于齊上云閏月戊辰

殺宣姜是同月中事而預敘後事于二者之間不得不冠以衛侯也以明著其中言之故否則均屬一時之事順敘而下何必一則曰衛侯再則曰衛侯不幾于辭繇不殺乎兩省焉可矣然則古無生謚之條不待旁引曲證徵諸本文而自明而注中未字之為羨文雖微宋本予猶將斷以理而刪之而況有是刻之足據又何疑哉

書嚴久能所藏宋刊鶴山魏氏儀禮要義後

宋魏文靖公撰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世無完本

乾隆三十七年

詔搜遺籍吾浙天一閣范氏二老閣鄭氏餠花齋吳氏諸家以周易尚書儀禮三種寫本進　呈始著錄于　四庫書目

天子親灑

宸翰標題周易卷首以

寵嘉藏弆者余友嚴久能元照潛心雒閩之學嘗謂

先聖遺緒寓諸遺經宋儒論撰窮理尤邃故遇昔賢經說雖斷簡零編珍如拱璧所收藏于通志堂經解

外又得十數家錢塘汪氏有宋槧儀禮要義八能捐白金十鎰購得之喜劇出以示余紙墨完好惟末卷闕一翻卷第二十六分上下卷計爲卷五十有一文靖以學者苦儀禮難讀刪掇鄭注賈疏綱舉目張以爲讀注疏者之門徑放其稱引可以證故明監本汲古閣本之譌眞希世之寶也余每恨科舉之制行舉溺于功利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及其掇巍科據高位弁百爾兔園冊子亦委之如遺士大夫至不能舉十四經之名又安知有所

謂經義者哉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
一史廢亭林顧先生已慨息之至于今無惑乎宋元
之經解日就湮沒矣久能窮居荒江老屋中不求聞
達著書自娛方草創補正朱氏經義攷日夜鈔纂羣
書增其未備又將開雕芳椒堂續經義以繼崑山徐
氏後要義一編暨舊藏元刊臨江張氏春秋集傳樂
淸錢氏詩詁日本雕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物觀
等補遺諸書擬並彙入經解中俾窮經之士得取資
焉夫表章前喆貽惠來學吾徒之任也久能愼毋中

意後此搜訪月益廣則補正日益多要義之得始基之矣

書黃石齋夫人蔡氏玉卿孝經墨跡卷子後

漳浦黃公殉難于陪京在順治丙戌三月七日事聞唐藩贈文明伯謚忠烈行朝錄于乙酉九月書公出師事又書公正命蓋終言之非係于乙酉也庚寅公伯子始以喪歸其門人無錫侯鼎鉉主之見蔡夫人與侯生書中書見梁谿詩鈔越六年乙未閩大饑公三子伯仲皆爲人啗僅少子存天之報施善人何酷邪時夫

人已前卒矣然則書此卷時其在乙未前丙戌後也

始公授命日有嘉定武彪者年十六殺人亡命是日

適過白門見市決人訊之知爲黃公慨然曰吾不能

救公生當送公死然功令嚴收叛人屍罪不赦乃置

酒召其徒十數人飲酒半咋曰爾輩壯士欲得死所

乎眾愕然請命告以竊屍事皆曰諾復市故衣日就

暮從行刑處負公屍裹故衣中潛出郭門令諸壯士

更番舁之行二百里遲明達丹陽覓舟置屍裹與眾

會食肆中旁一人形容沮喪疑而詰之且曰我任俠

者能爲汝晝其人曰君果任俠邪我乃漳浦黃閣部僕也閣部被難欲往偵消息言未畢武大聲曰須還汝閣部拉入舟指屍裹曰是乃所謂黃閣部也汝將安置之僕曰往錫山從門下士可得葬處武曰慎爲之泣拜屍前而去所云門下士即鼎鉉也夫人書法之善錢少詹辛楣言之詳矣余無以益也武彪事野史方志皆不載牽聯附書于此嘉慶十五年冬日

書雨山艸堂遺集後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爲

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松陵然甬上僻處海濱多其鄉之遺老間參一二寓公松陵爲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驚隱詩社又爲吳社之冠汾湖葉桓奏社中之領袖也家唐湖北渚之古風莊有煙水竹木之勝歲於五月五日祀三閭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徵士同社麇至咸紀以詩今攷入社名流見于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若上則范梅隱風仁沈雪樵祖孝金完城　陳雁宕忱禾

中則顏雪臞俊彥朱載揚臨鍾琴俠俞武林則戴曼公
笠王峯則歸元恭莊顧甯人炎武梁谿則錢礎日肅潤吳
門則陳皇士濟生程杓石棅施又王譔同邑則吳匡廬
珂東籬宗潛南邨宗漢西山宗泌芳時宗沛赤溟炎北窗宗曜
庚在瑜融司南杓石城嘉楠顧茂倫樵水樵戴耘野笠潛力
田樫章葉開期世侗周闇昭燦機高爾興其凝撫辰安節安朱
長孺鶴齡不遠明德鈕晦復明倫孫如棨王兆敏錫闡雲頑初
沈建芳承馨彥博泌李北山恆受錢鐘銘重金甯武甌彥
登廷璋公覲始垣耳韶成顏子京祁鍾寶王欽立跡其始于

庚寅終于甲辰諸君子各敦盤上履二之節樂志林泉跌蕩文酒角巾野服嘯歌于五湖三泖之間亦月泉吟社之流亞也後之續遺民錄者必有取于斯也夫桓泰名繼武自號五帶散人集凡四卷假閱于沙溪陳氏

書唐太守改堂文鈔後

改堂太守少得文訣于姜湛園編修登第後復問業于李文貞公故行筆遒鍊得張文潛晁無咎之遺是編晚年手定于請告後止存二卷惜餘散佚矣太守

湔湖政簡刑清不媿循良之目七十年來莫有繼者嘗偕杭禾二守會讞石門鹽獄力爲雪寃賦詩云阜林驛畔水潺潺夾岸居民疊背看要識浙西三太守中天月朗夜霜寒人競傳頌時鮑待翁爲長興令鄉民有獻野羊者鮑以奉太守太守卻之報書曰聞係明末之物野老多有見之者似此壽羊世所希有幸丐其命縱之深山邃谷中可也鮑乃命吏放于弁山龍華寺且紀以詩太守復賡和焉噫不忍以口腹之故戕一物之命豈反忍戕及黔首彼草菅人命之二

千石亦嘗聞此風乎

武林舊事跋

四水潛夫武林舊事十卷錢唐汪曰炎雕本中有譌舛脫漏今參以舊本勘正按郎氏瑛七修類稾李氏衞西湖志記此書原委殊多謬誤余觀陸友仁硯北雜志謂四水潛夫即周公謹密張炎山中白雲有題周草窗武林舊事思佳客詞則舊事為公謹所輯不待證諸玉照堂梅品也按玉照堂梅品見癸辛雜識七修類稾作齊東野語亦誤後集卷首自題益所未備通為十卷則足本止有十

卷不待證諸忻厚德跋也鄭氏元慶湖錄云四水取徐仲謀詩四水交流霅霅聲之義未嘗指仲謀爲唐人談鑰嘉泰吳興志據徐詩及張世雱詩李直方白蘋洲記鄭戩浮玉亭記以證四水爲霅又敘郡守述英宗治平元年仲謀以職方郎中刺吳興而李氏指爲唐人詩毋乃刺謬甚與又類稾云公謹居齊之東作齊東野語居華不注之陽號弁陽老人攷野語自序有曰余故齊欲不齊不可因以名其書鄭氏所謂不忘本也是公謹生平未必返歷下耳第趙王孫子

昂龍齊州守歸爲作鵲華秋色圖以寄其故鄉之思所由誤謂曾居華不注耳顧并不知弁陽乃吳興主山非華不注之別名良可大噱因附辨於首

三戌叢譚跋

故明湖人著書之富無踰歸安茅止生總戎止生一書生日爲國家謀恢復疆圉豈特才子之雄哉初諭戍濟南有戍樓閒話繼至有西峯淡話迨三至乃有叢談時崇禎十年丁丑也後三年庚辰止生卒于戍噫明之末造禦邊平賊未嘗無才姦人甚之卒不竟

其用國乃淪胥以亡論者惜焉往鄭明經元慶撰湖錄經籍考徐明府元禧撰湖𣁽著述志止生遺書備識于編而是書均未著錄殆世所罕覯矣頃得之蘇臺故家喜而識之

南渡錄跋

映碧先生持論最平無明季門戶之習在陪京掖垣時小朝之詔諭章奏皆其手親簡料者故紀載核而不誣襃貶公而不謬世之論擬是稗史盛推姜太保燕及黃副都梨洲顧職方亭林三錄以余覆之三家

猶多疏漏不若是編之整比固實宜乎明史福王傳悉取資焉第惜其列張捷楊維垣於死節則失是非之公君子一言以爲不知也寫官闕題書名卷袟而邊側書金陵遺録葢當時以忌諱改題此仍而襲之爾因以别紙分書上下册之首復檢舊儲本對校凡補正若干科

又跋

是録釐卷胖以歲之甲乙舊本皆然此雖不書卷之上下然觀其起訖則隱以甲申九月十月之交畫爲

鴻溝殆取幡紙適均而不知非元第也古書之爲陋儒離析若此類者可勝數乎姑仍其舊而標識于前又錄中常作嘗洛作雒由作繇校作較檢作簡松作嵩皆避諱也玆本或諱或不諱乃鈔胥拘閡而誤改閱者迷謬而塗乙得存其眞者幾希以此見俗子之竄易大抵不識故事而妄作耳今悉校从元本

東湖集跋

松陵吳職方易稱詩於明季風格遒上評者謂與陳給事臥子同有起衰之功是時楚咻徧天下獨吳中

莫有緎焉者職方之力也東湖集八卷余假之緗梅閣讀之終卷乙丙起兵之軼事無一足徵豈編緝者以嫌諱甚嚴置而不錄邪職方之官爵傳者互異明史謂唐王授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江南諸軍事尋進兵部尚書魯王亦授兵部侍郎封長興伯溫鄰翼南疆逸史謂東浙授兵部尚書封長興伯閩亦授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忠義伯官爵異而紀年乙酉則同戴耘野殉國彙編潘力田松陵獻集並繫在丙戌復起兵之後彙編云丙戌春復集水軍二

旅敗江甯副將兵八百人盡殲之思文褒其功擢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爵忠義伯先是魯監國亦擢兵部尚書封長興伯（此與逸史記乙酉官爵同）獻集云時浙東兵起乃收集潰散遙爲聲援擢兵部侍郎尋有梅墩之捷晉兵部尚書封長興伯（此與明史乙酉闕之官爵同）二書皆職方同邑人譔宜得其實乃與明史逸史錯互如此然則何由徵信哉余攷顧黃公白茅堂集詩話紀事云分巡嘉湖副使誘易禽之獲監國魯王敕九道一曰敕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易二曰敕諭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吳先生加兵部右侍郎賜上方劍三日特晉兵
部尚書長興伯四日賜易父太學生吳承緒總督浙
直太保兵部尚書長興伯五日賜易母一品夫人六
日晉封寶應伯七日贈吳易妻一品夫人八日晉封
婁東伯九日武康伯獲銀印五顆長興伯印清河伯
印寶應伯印婁東伯印武康伯印又將軍印八顆奮
揚將軍之印平朔將軍之印復宇將軍之印度遼將
軍之印儀漢將軍之印興原將軍之印滅　將軍之
印破　將軍之印關防五顆長興藩標察覈糧餉戶

部關防長興藩標理饟戶部關防長興藩標贊募監紀關防長興藩標協理監紀關防長興藩標督領戶部關防時黃公在監司幕中之所親見者故紀之詳實而不虛乃魯藩之勑印纍纍若此之多而閩中何以無一勑存也葢唐王之封拜皆在乙酉職方是年八月之敗已盡失之魯王之封拜皆在丙戌故巡道所獲恐江東之須也卽此可以斷諸史之參錯而淸河寶應婁東武康之封又可以補諸史之闕文矣夫志士成仁穴胷斷頸惟知報乃君父而已豈復知有

爵位部署之榮而権史則不可以兆朝之命聽紀載之傳譌錄黃公詩話所以別唐魯之命官也

戩園詩集跋

戩園詩集十卷程魚門晉芳譔其詩不規規于唐人風格頗事生新由其不沿嵎居仲書流派勝于吳中七子遠矣是時錢唐袁枚武進趙翼長洲張塤鉛山蔣士銓率以打油釘鉸之體波蕩後生一時為之風靡魚門皆與之友不染其狂習可謂豪傑之士中分小集九曰籬東曰春帆曰索米曰刻楮曰白門春雨

日結夏曰桂宧曰小金臺曰拜書亭始癸亥迄丁丑合十五年之作時魚門年已四十猶未第也其入翰林以後之詩別有編次

夢喜堂詩跋

長白夢侍郎麟文子合石鼎乙覽南行入吳四集編夢喜堂詩六卷溯漢沿唐靡不臨摹蓋多師以為師者其仿韋諸作尤為神到僕指八旗才人自成容若而外未見其匹

酒邊花外詞跋

白石玉田之詞擅絕古今者雅而正也近人知之而未能踐之而米樓獨得其宗雖衆口交推無異詞然未有舉此以相品騭亦淺之乎視米樓矣陳秋田讀宋詞絕句云張子論詞先所志不爲物役正且平乃知道也進乎技書之座右箴諸生余亦將揭米樓詞以爲後生圭臬時乙亥十月

秋室集卷二

文

歸安楊鳳苞傅九著

南疆逸史跋一

南疆逸史吾鄉温孝廉睿臨撰蓋述明季福唐桂三藩之遺事終以魯藩附之紀略四列傳五十二計五十六卷首列自敘及凡例二十則簡而有法是非未大悖於春秋之義世稱信史不特網羅散佚備勝國之舊聞已也然微嫌其失之太簡要必爲之注以補其闕遺若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而後文獻足徵焉

考其例中臚引書目四十餘種亦稱賅備第以予所知三藩之野史出於是編采擇之外尚多其兼紀三藩事者則有吳藩昌三朝大事記沈東生三朝宰輔年表封爵年表韓昌碁日晨月虧錄潘居貞鞠旃小史（是書及甬東餘氣錄均屬編年體自甲申至辛丑止凡兩大冊往見之貟氏沈北垞先生許按鄭氏湖錄云予求鞠旃日記一覽而不可得閒其記鼎革時事甚悉及庚子辛丑數年中若上諸大案歷歷如繪故甚祕之不以示人據此則小史錄餘氣錄二書即從日記中鈔出者）某殘明紀事明末紀事明季南略南北實鈔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其紀北都國變兼及南都事者則有沈國元甲申大

事記錢䎘甲申傳信錄釋法遜甲申核眞略李延是崇禎甲申錄碧水翁甲乙編年錄徐孽台甲乙記政錄東村老人明季甲乙事略李遜之三朝野記王世德崇禎遺錄某崇禎紀畧崇禎紀事甲申紀事國變紀實（原名北都紀略後續附南都乙酉事改名）其事紀福藩事者則有顧紳中興頌治中興紀錄朱鑑等中興肇記何光顯中興全盛錄馮夢龍中興從信錄永歷史臣聖安實錄董丈希輅語予云實錄十二卷昔從羊城故家見之猶是當年進呈原本前有敕諭旨一通表一通總裁纂修謄錄銜名一通嘗錄卷首數翻入所見書目中是時偶忘借鈔丈今下世已十年矣予傳先卒伯道

無兒遺書零落可歎也吳應箕留都見聞錄顧炎武南都時事

黃宗羲汰存錄夏完醇續幸存錄史元舊京遺事某

南渡錄與李清所著同名南都大略南都雜著南都愴見錄

其兼紀唐桂兩藩事者則有周齊曾閩粵春秋吳晉

錫孤臣泣血錄吳系蹈東小史朱繼升三閩四廣三

朝史館分纂記傳稿本天末山樵南樵外紀其專紀

唐藩事者則有徐肇台續丙紀政錄褚廷琯閩史李

令哲福京大事略吳門嘯客鎮海春秋某閩海紀略

陳睿思撰者紀魯藩事中興錄鐵函錄一名思文大政記其專紀桂藩

事者則有馮甦永歷編年（此劫灰錄定本）見聞隨筆釋明心永歷紀年胡欽華永歷本末滄洲漁隱（或作溪上漁隱）安隆逸史郭亘史滇黔近事戴有孚辛壬錄某永歷紀事粵游紀聞野筆其專紀一八一事及合紀殉難者則有朱子素乙酉紀事牆東先生識小錄王幾信書王秀楚揚州十日紀沈彥章四鎮始末顧苓三大忠行實（一贈太師史忠靖公一贈粵國公瞿文忠公一贈中湘王何忠烈公）某江左二臣傳史黃二公沈蚪三吳義旅記施世傑酉戌雜記孫烈士傳姜廷梧守浙紀聞戴東旻行間紀略熊緯幸贛行程

日記曾畹贛州守禦日志金王反正事跡宋之盛江

難述嚴煒蜀滇檮杌述孫可望事李晉王事述一名晉乘記李定國

事彭遵泗蜀碧釋今種寅卯軍中別集李延是南吳

舊話錄史惇慟餘雜記八十柹人遺事瑣談某生還

紀事或云鄧是編自稱名曰凱撰非天瀧譜與不著姓氏李清諸忠紀略

高承埏自靖錄承埏所輯自崇禎以來殉節諸臣迄歲乙亥止其子右鉅續成之陳

濟生忠節錄戴笠殉國外編一名則堂記事骨香集紀女子死節者

耆舊集紀隱逸後死者發潛錄趙庾殉節諸臣傳徐興本朝

生氣錄今種四朝成仁錄黃容忠烈編鄭亦鄒明季

遂志錄趙哲士二續表忠記葛世振照忠錄任塼表忠紀略丹忠錄南忠紀實明末忠節列傳其專紀魯藩事者則有周齊曾魯春秋韋全祉魯監國宰臣卿寺年表潘佶貞甬東餘氣錄張煌言北征紀略徐芳烈浙東紀略闕及申海島閏歷于穎今魯史余增遠魯歷總百一十餘種合原采書目凡百六十餘家又諸明史定本及諸通紀編年約有百餘家以暨故老遺民之奏疏文集私乘家牒稗官小說又不下二百家而山經地志之書不在是數及今羣籍具存取而

甄綜攷其同異刪其紕繆拾其佚遺補其缺略以分注于紀傳之下俾亾王播遷之慘外無漏跡而後世有國者覽之亦足以爲殷鑒矣吾宗拙園精熟故明史事向予借是書爰跋此以貽之兾其博采掌故銳意編摩汗青有日予雖檮昧猶能預于校讐之役拙園勉旃

附錄逸史凡例一則

野史中有兼紀三朝事者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紀遺聞是也有紀國變及南渡事者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事案許重熙甲乙彙略李清三垣筆記是也有專紀宏光事者顧炎武聖安本紀黃

宗羲弘光實錄李清南渡錄是也有兼紀隆永兩朝事者黃宗羲行朝錄錢秉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劉湘客行在陽秋是也有專紀隆武事者閩人思文大紀是也有專紀永歷事者沈佳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劉湘客楊在綦母遂象郡紀事馮甦劫灰錄某南粵新書粵事紀略鄧凱滇緬紀聞滇緬日記是也有專紀一人一事者應廷吉青燐屑史德威維揚殉節始末袁繼咸靖江紀事某北使記康范生虔事始末某贛州乙丙紀略某

江人事記徐世溥江變紀略章曠楚事紀略沈荀蔚蜀難敘略楊在朱容藩亂蜀始末武岡播遷始末孫可望脅王始末犯闕始末安隆記事鄧凱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是也有專紀魯監國事者黃宗羲魯紀年四明山寨記舟山興廢記日本乞師記馮京第浮海記鮑灤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聞紀阮旻錫海上見聞錄是也其四十餘種其閒紀載有詳略年月有先後是非有異同毀譽有彼此迺取史館明末諸傳及徐鼒學朙季忠烈紀實

諸傳合而訂之正其紕繆刪其繁蕪補其所闕撰

其未備以成是編其他未見之書尚俟再考然大

略具是矣

案贛州乙丙紀略雩水易學實撰黃宗羲宏光實

錄一名宏光實錄鈔又名宏光紀年行朝錄本隆

武紀年永歷紀年二書而合併者舟山興廢記一

名舟山紀閩閩人思文大紀一名三山野錄

又案鮚埼亭外集題天南逸史云是書殆瞿留守

族人所爲故多稱先太師又閒稱稼軒而述留守

之言稱之爲弟又言在留守幕府爲之理錢局事則亦嘗仕于桂矣而予考庚寅桂林百官銜無其人也其自稱是年圖入蜀不果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于詹世勳則是預于太湖集師之役者也嶺表紀年曰己丑守輔瞿式耜同族瞿其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人則是書殆卽其人所作其所志留守身後事有御史姚端有楊藝有楊龔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藝耳可采以補其闕予謂謝山以爲瞿某

所撰近是㗟園談以為瞿昌文紕繆殊甚書中述
留守稱之為弟豈不知昌文乃稼軒孫非稼軒弟
乎昌文自有粵中紀事及粵行記方簡討密之題
其後云我讀粵行記長歌三四闋此事入青史金
石可以鍥中興賴留守功高齊嶪薛浮海來公孫
公孫洵人傑自從撫粵軍邦家悲杌隉卷地騰風
波陵谷變凹凸五載田園傾支持餘穹窒省親代
父母望雲眼可抉伶仃一書生艱難愁蹴躃孤身
萬餘里出門何其決戊子臘月朔從此負羈紲適

有劉文華具舟相提挈吹簫算資斧囊不滿三銖
南屏叩老僧傾橐倒行襯蒿埧脫綠林天台遭雨
雪兩足凍入髓五更猶凜冽乘黑衝毒霧夜飯裹
麥糒十日見甌城旅舍相逢嘗同盟趙秋屋先已
過東浙接得高堂信回顧心惙惙劉君歸取資拾
薪晨自爇且復畏關津縮首若日暍喜遇新安商
呴沫扶孤子因入沙埕關里巷備巾櫛便附安海
艘火島望中莈晻靄指高州音塵海外截石井復
開帆黑洋風䬙颲波濤撼天地喧豗心膽裂悲𠷇

驚蛟龍汨影歎魚鼈河伯眞望洋海賦信䃘沕幼
安能從容恭祖免蹉跌仗庇東北風正柁救漂潎
得泊吳川港陸程有前轍五日至蒼梧翹首鶴鳴
埡覔船即郡守探札白藩臬訛言桂林省鋒燧正
侵軼趙子請先行郡齋息疲茶翼日繡衣請藍縷
差呐呐始睹王父書綢繆桑土徹整衣催櫂楫水
漲溢隄埒一夜三十丈闤市湮棖楔突擁控弦兵
洶擴如草竊蚍豕蕩神州荼毒存餘孽避餤向封
川徒步猛趨蹶小道通臨賀茆檐伴僂樂荒村久

畏兵柴荆半扃鐍盛暑喘炎日雨汗雜流歠乃抵
昭江郡重趼力已竭桂林聞孫來倚門望日昳大
母更焦愁病中數驚瞻豈謂在大墟遂此先永訣
聞言仰天號奔馳探前訣既至拜王父齋衰□麻
經千涕復萬語左右助嗚咽援筆敘其事中間甚
曲折我歎公孫來春秋大書揭此敘昌文以戊子
臘月自吳赴粵己丑祖暑始抵桂林與嶺表紀年
所云己丑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書年相合其美
瞿純仁元初子也且某氏元初墓志銘中則謂其

取友曰瞿汝說星卿所由留守稱之爲弟耳則天南逸史出自其美所撰夫復何疑

又案謝山題嶺表紀年云是書未知出何人之手似有憾於稼軒與別山者其謂稼軒僕周文顧戚之橫至比之江陵之游七嶺外大臣惟于元曄胥可藻不爲之屈餘雖別山不能免周文顧戚官至錦衣僉事後爲稼軒昌文緼殺之于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山與元曄爭爲督師激怒稼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貞士矣

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動鎭習氣疑出自愛
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
其無此然士大夫亦不可不以此爲戒也再題云
詹尙書可藻仕桂王蓋章矌之亞而出堵允錫之
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爲立傳乃闕
事嶺表紀年載其于己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
楊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爲檢討且以
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爲給事中杜如蘭金光豸爲
禮兵二部郎張之陞金光旻爲行人當此怱怱而

以搜羅遺逸爲事亦見有明三百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樞傳亦失載紀年歷詆稼軒則作者必與稼軒不相能可知哂園以爲魯可藻所述非也考可藻與稼軒悉心協力共守桂林焦璉歎爲文官如此我能滅此朝食者也可藻自署總制兩廣衘稼軒曰方今武臣多自署督鎮妄自尊大貽笑遠人君柰何亦效此果欲兼撫盍令予代君請乎可藻遜謝之卽此二事可知可藻斷不毁稼軒紀年之書必不出自可藻手也決矣稼軒手評

金道隱嶺海焚餘擊節歎賞及五虎之敗也七疏申救又具密揭封進呈桂王太后其袒護至矣然不必為稼軒諱也謝山于明末諸王事如數家珍而獨于稼軒之比五虎猶未之或知也何與甚矣稚史之難也呬園譔可藻傳載其建議勸學又請邺周鑣雷縯祚鄭元勳諸人獨不及召錄諸賢一疏亦其疎也因錄謝山跋語以補之

南疆逸史跋二

注史之法以劉昭裴松之二家為極軌　國朝徐氏

炯之五代史記注厲氏鶚之遼史拾遺杭氏世駿之北齊書疏證金史補闕皆仿而為之者杭氏又有陳壽三國志補注增益松之所未備而徐氏補三臣傳于死事似更為劉裴二家通其例矣溫孝廉逸史一編予病其太簡因屬吾宗拙園討論羣書旁參互審草創具注而覆閲體例更嫌其有未善者后妃皇子不立專傳附于紀略之末前史例有之因時制宜可也而列傳不分立儒林孝友文苑隱逸獨行方伎等目則曰人數無多末由分晰僅以隱逸一傳概之愚

竊以爲不然夫鼎革之際士人出處之節固尚論者之所先然不有不專以隱逸一節標著者乎則列傳不可以不分立宜從其重者而特書之也當此之時儒林大有其人矣若孫奇逢夏峯張履祥楊園顧炎武亭林黃宗羲梨洲諸公是也不分立惡乎可（張顧二人原編缺）孝友亦大有其人矣若嚴書開三求姜廷梧桐音黃向堅端木劉能光蓼蕭諸公是也不分立惡乎可（姜黃劉三人原編缺）文苑亦大有其人矣若王猷定于一魏禧叔子韓洽君望董說若雨諸公是也不分立惡乎

可王韓董三人原編缺又若王鴻羽楊大器曾堯剡李濬蛟魏允禧楊宗羅牧楊藝程覲生盧之頤李無垢諸人入之附傳則不詳厠之遺民亦不類則不分傳獨行方伎又惡乎可魏楊羅程盧二李七人原編缺至於列女之傳史家例不得闕於時慷慨而死者有左蘿石之母徐錢田間之妻方從容而死者有朱君興之妻趙顧亭林之母王褒然爲巾幗首其他雖以摟指數矣搜采幽貞此傳之不可不補也志以觕政體表以譜年爵于時可考其詳實者爲歷爲兵爲食貨志分而三爲宰輔爲

七卿爲封爵爲職方表分而四此志表之不可不補也餘如傳則四夷外國志則禮樂刑法表則公主宗藩之類均不可補何也彊陽餘閏遷徙流離國偪而祚短聲教不聞遠訖經制無暇修明百年以後載筆者又何從摭實乎噫略則注之明白頭訖之序闕則補之品酌事理之條若斯之科萬代一準然作者業肇始而未備述者或續末而不終任情而失正予滋懼焉如謂以牖褒貶故相繩墨則吾豈敢

南疆逸史跋三

案是編體例之未善其小焉者也譔事而弗核何以傳信來茲則又不可以不辯劉黃諸殉節傳敘列公侯迎降者而懷遠侯常延齡與焉是誣也乃其失之大者攷延齡字喬石號蒼谷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一云十四世）伉爽有大志既襲封官南京錦衣衞指揮使遇事敢言崇禎中嘗條陳時政疏十二上帝深嘉歎時姜埰熊開元以劾周延儒下獄抗章請釋二臣又致書于延儒以文彥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勸朝論韙之福藩建國復劾馬阮亂政之罪不報即挂冠去（一云

去爲僧于蒼谷乙酉後與夫人徐氏中山王公之季女種菜于金陵湖墅偕隱食貧處之晏如死無以爲歛友人白大生胡杲卿醵金贈賻乃克葬乾隆初載裔孫執桓乞詩于諸名士競賦開平王孫種菜歌以美之厲徵君鶚所云可憐一紙鋤犂疏御裏長街賣菜錢是也夫裔石之志操當與徐逸度劉雪舫合傳而乃等于崩角稽首之流紀載之失實莫此爲甚嗚呼滄海瓜疇故侯飄泊相逢寶玦流涕誰憐其不孝道困苦而乞爲奴者幾希而抱節不渝如徐常數君子實史

冊所罕見鍾阜泰壇亦爲生色逸度即世所稱遂初老人者仁和吳處士穎芳嘗爲撰傳其略曰老人李氏南名字曰度遂初其號也家金陵　國初來杭隱于東郭之艮山賣藥自給卒年八十有五始老人晦跡匿名棄家遠遯爲挾崑山李氏子同竄以伯季呼故姓李來南故名南然非眞姓名疾革時子嘉錫跪請宗姓所自及名字瞋目叱之終不言故其子孫懵不知自何氏也老人不與世接往來遺民佚老徐堅石施蕙農數人而已穎芳得見金翁厚餘徐堅石弟

子也閩之于師云老人是徐中山後人先人復系于外家呂氏官韶州司馬遘國難閉關至此詩歌抑塞磊落可嗟可泣多不存其存者楚歸吟一卷村居漫興一卷前後梅花二百詠逸度事他無所見微處士撰傳亦將泯沒矣雪舫名文照即所謂新樂小侯者附見魏氏禧王氏源兩家新樂侯傳中因喬石之誣牽連而及欲使撰事者知攷核之不可以已也雖然孝廉雅具史才頗能裁斷其誣喬石也良由惑于野史傳聞之譌未暇晉𦂳而質實爾論者愼勿以一事

之失而概疑之也

林評事荔堂時躍西氣錄專紀四明殉節之士故又名甬東正氣錄盩與徐監紀霜皋鳳垣高員外隱學宇泰共爲之荔堂別有甲申己後丹史見全氏鮚埼集中又載吳少保巒稚鍾巒稗山叢談文史全氏稗山先生殘稾序云聞先生在翁洲輯文史一書皆同時諸公之作足備桑海以來之史料者部帙甚夥此勝國之寶也而今亦不可問余覓氏沈明府北垞云見是書無卷帙凡二十冊每冊約百餘翻出金處士耿菴手謄後有自跋僅識寫畢歲月朱上舍文游舊藏本紀江東事者率多諷傳雖黃耒史不免文史大半可作魯監國實錄餘亦從亡諸君子之指南錄蹈海編也惜乎黃全

二先生均未之見馮侍郎簟谿京第中興十二論華檢討默農夏對簿錄全徵君北空吾興梓里諸忠傳略無名氏海上遂志錄使臣碧血錄南都雜志戾園疑跡諸書王文簡池北偶談載宏光大事記一作宏光大紀是皆殘明之史料也錄以補前後兩跋之闕

錢秉鐙田間詩集湖墊種菜歌

金陵城東湖墅村中有隱者開平孫通侯甲第今已矣意氣豪華無復存開平去今凡幾侯王之後惟君在往昔爭言故侯瓜如今獨數湖墊菜問

誰種菜滿畦新一家生計只三人終歲把鋤菜畦
裹婦能炊飯兒負薪爲君婦亦太辛苦嬌貴當年
誰比數翟珈賜出小侯妻珠翠裹成上公女都人
猶記嫁時裝如雲妾媵爛生光臺前照鏡輪梳髻
架上薰衣派管香一朝散去竟何有相對惟餘雙
白首早從府內厭笙歌還向村中操井臼村中井
臼倚柴扉賣菜還愁終歲饑長夜不肯然薪坐十
指侵寒綻故衣東川子孫公主裔妻孥行深心常
愧聞說君婦盡傷情無心更擬求奴婢

胡星卿茅屋歌

自鷺洲接大江濆牧馬兒來動成羣先生避世何處去合家住近公主墳茅屋三間倚墳脚門戶欹斜草繩縛籬外時聞樵婦喧樹下每有漁船泊先生田無一石租鋤口只賴青囊書春深婦子競鋤菜水落弟兄公養魚可憐茅屋多年破五柳陰中留客坐風雨淹旬不出門先生高臥舉家餓先生本是公主孫當年駙馬最承恩鼎象門西起府第至今墓址宛然存府基荒去墳園冷細雨寒花空

滿嶺洗柒猶傳金水橋漼畦爭汲琉璃井東川戰
功晩始酬駙馬還家少主優𦶜難師來家已破子
孫旋失東川侯奪爵猶加主國號上書乞恩無不
報下降閭在高帝年間安尚睹英宗詔詔書累朝
墨有光龍箋寶篆枕中藏主家法物一朝盡樸素
惟留駙馬牀駙馬之牀樸如此想見國初俗不侈
當時賜出椒房宮如今鎖在茅屋裏茅屋相看幾
度春終年抱膝不知貧叩門半是先朝爵失路時
憐帝室親先朝帝室復誰在茅屋棲遲人弗怪君

不見開平王孫懷遠侯妻子負薪身種菜

南疆逸史跋四

明末南都之亡亡於左良玉之內犯福京之亡亡於鄭芝龍之迎款滇中之亡亡於孫可望之迎降之三人者南疆興亡之一大關鍵也均宜置諸叛臣之列逸史則以芝龍冠鄭成功傳首以可望附李定國傳中當矣而獨不爲良玉立傳何也莊烈愍皇帝君臨天下十七年而內閣宰輔至五十人方諸漢武五十四年間爲相者十三人殆不啻十倍過之焉國變之

後在朝在野存者十有九人南北死難者三范景文傅冠蔣德璟爲賊搒掠死者四陳演魏藻德方岳貢邱瑜入仕本朝者二謝陞李建泰起兵保鄉郡者一王應熊詐降者一方逢年仕閩粵者三黃景昉何吾騶黃士俊而家居終老者五錢龍錫吳甡孔貞運錢士升范復粹五人中機山之殁在王師未下金陵時猶是趙家土也無愧完人若興化之自命則曰遠追微箕狂遯之跡終矢龔謝臥病之心凜守歲寒歸覲君父又曰以谿塘爲大窖膽薪爲氈雪冠履爲漢節其志行雖未必盡然然視香山順德迴不侔矣逸史則錄

何黃而遺錢吳何也史閣部之開府揚州也禮賢館之士有桐城蔣臣一个長興李令皙霜回歸德侯方巖叔岱烏程韓繹祖茂貽若而人瞿留守之駐桂林何督師之駐長沙兩公幕下有吉州施口偉長益陽郭艮史野臣長洲史記言伯顧錢塘潘問奇雲客臨山倪國錦玉成若而人或綜核軍儲或經營戰守或畫控荆襄扼鞏洛之謀或建收山東取河南之策或捍禦圍城共保巖疆者四載或監制降將議分雄鎮者十三既而天命已移人謀尠濟三公則殺身以成

仁諸君亦潛蹤汐社誓操谷音甯有殊於西臺慟哭之謝參軍北向生祭之王上舍哉而逸史概未撰著於編則又何也佐督師之經略南楚者章堵二公而外長沙陶汝鼐仲調宿松張鴻翥威赤吳江吳晉錫茲其亞也崎嶇衡永轉戰湖湘揮回日之戈拔衡星之劍師中盡瘁與南北兩院略同而逸史則并其姓氏而軼之則又何也甲乙之際大河以北建義旗者雲集響臻長山則劉孔和掖縣則趙哲文爻登則滿之章雞澤則殷淵上谷則周永憲海州則謝陞沛縣

則闖爾梅是皆臨江節士扶風豪士一流人事未可以成敗論也君子取其志焉可爾而逸史僅於凌駉傳附見陛名於義士傳述孔和事餘更無片語齒及之抑又何也他若志殉節漏去洪後府祖烈蔣都督若來敘降臣竄入顧鎮遠鳴郊唐左都世濟記義兵則不數周耀始等錄宗獚則不及朱宜泮輩以至蘇門三賢海虞三義西冷五君中吳四文學四明六狂生之類觥觥在人耳目者遺脫尚多又何論行遯之臣蹈海之士之失編者不可枚數乎夫三藩之載紀

頃蔡就予所見者而論無論是書之詳具而猶有遺
憾若此甚矣史才之難也南豐曾氏之言曰史不得
其人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彰鬱而不
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非所謂
黑白不當律呂失次者邪故予跋是書不憚再三甘
冒辭費之譏者要皆以曾氏斯論爲準則誠以作史
之程必欲垂萬世之法戒不得執一已之是非也況
平明之南疆國統數更史氏放逸不及今論次後數
百年文獻無徵使操筆削之權者將何所取信邪則

發潛誅姦補苴罅漏是所望於吾黨之君子

南疆逸史跋五

三藩之野記余嫌逸史採掇未備既一一摭其目羼入第一跋中年來流覽羣書核諸見聞所及又以知前跋之挂漏猶多也今續爲臚列以補之曰三朝備要鄒漪曰三朝詔令曰三朝奏議俱沈宋圻曰三藩總記茅元銘曰三藩遺事尖鉼曰五王紀載沈詖曰野史亭賸錄鈕燫斗曰明末聞錄胡虞裔曰明季聞歷唐元迪曰殘明冊府拾遺金邦柱曰殘明書瞿某曰樵史無名氏此皆合紀三藩

者也曰光武紀年吳鉏曰乙丙時事周燦曰南福兩京書錄李沂曰餘燼前錄呼谷此皆兼紀福唐二藩者也曰中興金鑑張應鼇曰中興時政鏡金鏡曰白雲述張鹿徵曰山陽錄陳貞慧蓋用漢獻事非取向秀思舊意也曰聖安書法戴笠曰聖安北狩事跡無名氏此皆專紀福藩者也曰閩粵外史殳京曰閩廣遺聞沈應瑞曰隆永編年王隼曰隆永兩朝奏議略無名氏此皆兼紀唐桂二藩者也曰浙閩交惡事略曰江東爭詔錄俱無名氏此皆兼紀唐魯二藩者也曰閩小史沈應旦曰思文紀略戴笠曰福京遺事林佳璣曰紹宗實

錄永歷史臣曰唐王始末無名氏此皆專紀唐藩者也曰粵滇小史沈應旦曰粵滇播遷錄孫爾元曰滇黔逸事章人龍曰滇南外史昆明無名氏輯錄曰黔史錢某曰餘燼後錄呼某谷之子也曰行在陽秋戴笠曰殘明紀事無名氏一作大明紀事前有桐山羅謙序與第一跋中總紀三藩者名同實異此皆專紀桂藩者也曰海外慟哭記黃宗羲一作海上同名曰雪交亭錄高宇泰曰井中錄李文纘曰聞變錄朱金芝曰寶菴遺史林時對曰魯春秋戴笠與周齊曾撰者曰江東聞位記沈自誕曰聖田錄全祖望曰舟山紀略無名氏此皆專紀魯藩者也曰福王論法攷周朱耒曰甲乙

義師始末陸雲祥曰蜀亂紀略費經虞曰贛州失事曰紹武爭立曰沙定洲紀亂曰賜姓始末俱黃宗羲曰南楚撫賊記李夏器曰楚事略郭賢曰粵中紀事瞿昌文曰東甯紀年陳忱曰東甯紀年續錢元覺曰翁洲寓公詩小傳全祖望曰揚州殉節紀略無名氏此皆專紀一人一事者也曰忠孝見聞錄曰甲子紀略俱邵溪浩曰丙丁雜志侯岐曾曰思舊錄曰三岡志略董含一名蒓鄉贅筆曰餘生錄張茂滋曰見聞實錄拜鶴山人曰乙丙日記葉繼武曰碩果錄沈蘭谷曰正氣錄凡二一林時躍張貞生曰破夢閒談沈壽世曰忠烈傳陳鼎

按鼎撰東林列傳自序云橐筆奔走海內舟車所通足跡皆至計二十餘年廉訪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撫其事實作忠烈傳六十餘卷稿成欲上之史館攜詣京師寓崇文門夜爲偷兒胠去僅存姓名錄五卷蓋目錄也是傳忠烈五十之一耳　曰明遺民所知傳邵廷寀　曰金陵小史曰殷頑傳錄曰大事記曰山中見聞錄曰北樓日記曰野老漫錄曰夢華潭客談曰乙丙識小錄曰龍漢紀年曰劫末記曰偷生私記曰噓燼雜言曰菜圃舊話曰蕉園錄餘曰舊京紀聞十五種俱無名氏　此皆雜記時事或專錄殉節或兼及逸民者也曰平寇志彭孫貽　曰寇事編年戴笠　曰甲申雜記無名氏　曰崇

禎五十輔臣傳曹溶曰崇禎四十九閣臣傳吳杰也曰崇禎閣臣行略陳盟此皆牽連而及三藩者也曰宏光大統歷元曰東武四先歷曰永歷大統歷書曰魯監國大統歷此皆歷志之所取材者也曰南京搢紳錄凡三宏光甲申二秋冬乙酉一春曰福京搢紳錄一名行在搢紳便覽唐藩有序凡二隆武乙酉一冬丙戌一春曰行在搢紳錄凡三十有五永歷丁亥二缺春夏戊子四己酉三缺夏庚寅三缺秋辛卯二缺春冬壬辰四癸巳四甲午四乙未四丙申二缺夏冬丁酉一缺春夏冬戊戌二缺秋冬曰監國搢紳錄凡一十有六乙酉一冬丙戌一四丁亥三缺秋戊子四己丑二缺夏秋庚寅一夏辛卯三缺冬此皆年表之取材兼

足以攷是時諸臣之歷官者也夫壞牆之弃廢閣之儲鐵函之書轉藏之籍當代豈得盡見不特其書幷其目亦有不克知之者余前後跋所列諸書借人閱市僅十之五大半雜出於傳記與儲藏家著錄中倘異日發名山之藏得見所未見之書之目則于注逸史者之編摩甚大甯區區補余之闕遺也乎

按朱英播遷日記一卷記南都破城事說鈴有談往一卷花村看行侍者著中頗及項煜丁魁楚等事

南疆逸史跋六

故明勳臣六王之裔世襲公侯咸與國相終始迨其亡也殉難者止黔甯沐氏一家耳可謂不負世臣矣若中山徐允爵宏爵開平常應峻岐陽李祖述甯河鄧文郁東甌湯國祚之徒當豫王之下金陵也爭先迎降雖曰識天命之有在抑何棄故國若敝屣邪夫以盟白馬誓丹書之世胄三百年來長保分玉之王永絕酎金之罰一旦孱王銜璧右族投戈龍種無歸蟲沙頓化豈不哀哉而況陪京賜葬密邇孝陵劒舃

衣冠月游如昨彼允爵輩履寢園之霜露懷草昧之風雲曾不聞激發孤憤而低首下心苟且偷活眞覥然人面者也後之振旅金山望陵遙拜而三軍皆慟哭者獨何人哉吾知明祖在天之靈與五王者必痛心蹙額不願有是臣不願有是孫也然而五王之後莫謂竟無人也余嘗表章常延齡徐南矣近復搜攷遺文更得徐宏基仁爵李昇李錫祚錫貢鄧文昌湯南金常元亮數人皆不愧故家喬木者也宏基崇禎中襲封魏國公甲申之變南都諸臣迎立福王定議

守其家明年金陵失守宏基挈妻子避跡吳江之趙田袁進士世奇家貌魁岸鬚長過腹骨節珊然日與村童牧豎徜徉阡陌以爲樂世奇迂生不識時務每以匡復相勸且稱其位隆望重舉事必成宏基心動遂樹幟招兵而糧不繼乃建助餉之策勸諭村莊富戶時有陸醇儒者家富而豪其弟某同客過鄰村宏基遣人要致之坐廳事抑之拜跪諭以助餉堅不從宏基拘之暗室中困苦之客脫歸報醇儒醇儒恨甚懸重賞集兵應者麕至會吳淞總兵黃蜚敗死其部

將田勝嘉收集散亡徘徊湖泖間醇儒以重幣乞兵于田得三百人以來遂乘夜發先令健僕登袁屋入囚室掖其弟出乃帥兵進攻盡拘徐袁家屬殺而投之湖弁湖郡紳士避跡于袁者悉被難宏基持矛出投分湖葉氏葉氏懼禍縛而致之陸陸拴之柳樹令軍士集鳥槍擊斃之其子年十五方被圍時登屋發三矢殪三人已而被執亦叢射而死田陸籍袁家資裝兩巨艦以去沈彤吳江縣志云明史徐達傳宏基卒謚莊武子文爵嗣又南都搢紳錄甲申秋宏基守備南京乙酉春無其名疑大事記所云非宏基事按施世傑酉戌雜記茅元銘三藩總記

陸雲袢甲乙義師始末並載此事施云宏基在南都時與馬阮忤退休子文爵嗣公茅云永明王聞宏基倡義被害賜謚莊武據此則誤以爲卒弁誤永明王賜謚爲福藩也又按吳偉業綏寇紀略未刻編虞淵沈卷中云宏基宏光元年春卒謚章武此明史所本也宏基有從子曰仁爵從魯王于台州王監國紹興以功封定南伯江上師潰扈王入海丙申偕張名振攻崇明戰于海島敗績與劉永錫同日死永錫世稱郁雛公子文成十五世孫孔昭子也死時年十七昇字東君岐陽王十七世孫短小精悍善騎射喜吟詩官某軍都督同知年才十四甲申春闖賊逼畿輔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移檄

諸鎮勤王昇請于可法曰君父之難臣子恨不能奮飛赴救昇願爲前軍疾馳抗賊鋒得五百人足矣可法壯其言以童子也未之許異日大閱軍營昇彎強弩發九矢皆中的可法益壯之會援師未集而北都陷福藩立誠意伯孔昭與馬阮毗倚殘害善類昇積憤一日遇孔昭于道戟手唾詈孔昭大恨上章劾罷之昇乃往參可法軍事以勞瘁得嘔血疾歸養於家明年南都下亡走天台爲僧丙戌浙東又下痛哭發狂而卒嘗賦詩云徒聞綘帨離淝水旋見青衣出洛

陽又天下猶懸唐日月海中莫恃漢金湯蒞傷福藩
北去監國入海也錫祚亦岐陽王裔與弟錫貢並以
武勇聞庚寅偕詣魯王于舟山王命佐阮進守螺頭
門　大兵三路下瀫州進遇之横水洋以火球擲敵
舟反風轉擊進面創甚錫祚趨救亦被創同赴水死
舟山城破錫貢帥兵巷戰馬蹶被獲斬于四明文昌
字汝言文都弟也南渡時任後軍右都督左兵東下
馬士英盡撤防河諸軍以禦文昌詣中書堂爭之反
覆陳利害大計士英語屈厲聲曰公勳臣無預國家

大事文昌歎息而出遂棄官隱于繖山之天開巖留都既亡閩唐王立于閩航海赴閩王嘉之命襲封定遠侯加中府屢疏請王出關恢復王優旨答之扼于鄭氏不能用也未幾王幸建甯文昌與大學士曾櫻留守福京　大兵入景甯闗櫻出走依鄭成功于厦門文昌慷慨絕吭死時年十九妻徐郎宏基女少文昌二歲先仰藥卒將死謂文昌曰君毋自辱妾請先於地下待君閩人哀之合葬于城北芙蓉山南金字廷獻允勣九世孫于甯河王爲十三世也崇禎末官

南京指揮使折節讀書假中山王徐氏西園居焉招邀名流爲吟社有承平王孫之風福王監國或以將才薦南金見馬阮亂政知江南必不守堅辭歸隱于都梁國變後不與世接力耕自贍與常元亮爲詩友元亮字亦陶開平王後也大雪中元亮往訪之草廬三楹穿漏滲雪南金危坐一角不滲處哦詩自如兩人清談竟日然糠煨芋各食一甌而別戊戌永明王遯入緬甸南金聞之絕粒卒後數年元亮以鄭成功己亥長江之役無功而還將赴東甯說成功復舉訣

妻子誓墳墓徵行至浙右臨潡乍二海口覔渡不得轉至甬東復不得渡憤絕遂蹈海死嗚呼世勳之家與國存亡誼無更事他姓宏基諸君皆能致命遂志不忝前人爲五王一洒其辱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南疆逸史跋七

自古宮壼之肅雖未有過於勝國者也嬙媛之殉烈亦未有過於勝國者也三代尚矣秦漢而還邯鄲鼓瑟則嬌蹔祈年太液吹笙則蹋歌溫室南風變于小吏獻容辱于葷庭楊花入闥之謠醜鄕鴨剗桑條回

波之樂舋視龍嫠齊魏周中宮重婚覸姑妾齊肅貴主三嫁饕汙金輸叢聚麀之惡玉環續魚網之羞斯皆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者也迨夫天水造邦頗修宮教然而納祀像之俘嬪幸提轄之降后適情任欲輕禮弛防蓋亦損穢君德焉卒也二聖低首於青城三宮屈心於紫蓋而帝姬御妾半入金源掖庭霞帔盂蟬盡歸怯薛帷帳天道好還豈不信哉明之有天下三百年列辟鮮專房之溺後宮無預政之嫌御已有度險謁不行若萬貴妃劉夫人鄭貴妃李選侍之

流雖寵冠當時而權無私授以方聞與女戎不大相什伯也乎然則一朝之家法嚴矣二祖之貽謀遠矣故甲申三月之變孝哀孝烈二皇后與妃侍十數宮女二百餘人同殉國難嗚呼鐵騎攻都貂璫揖盜帝后相持倉皇引決血漸金阨屍積瑤池流觀往籍紀亡國者無聞焉爾其後諸藩僭號南疆流離瑣尾而宮府之中整釐婦制則前徽猶未沫也及際危亡皆能顯節南都之下也潞王以杭州降與福藩鄒太后北去渡淮水太后伺間奮躍墜急湍死是年唐王立

於閩未及募王幸汀州曾后從王將巡贛命后先發甫出城西門遇　王師猝至后急投水死先是杭州旣降之明年江上師潰魯王欲奔台州趣元妃張氏偕行妃再拜辭曰勿以妾故爲王累碎瓷礬自剄死

監國紀年云王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　張氏與世子由定海而出總兵張國柱劫宮眷降于　大清妃碎瓷礬自剄死或傳世子爲義士甲毅潛挾以去莫知所終又云或傳剄死者爲宮嬪周氏而張氏見害按魯紀年海上見聞紀與此同而魯春秋今魯史江東聞位紀舟山紀略諸書皆作妃辭王而死當得其實從之

　監國復冊立陳氏爲妃後五年舟山城破妃亦赴宮井死從死者十三人

陳氏監國紀年作張氏謝郎元妃之妹按舟山興廢

紀雩亥亭錄鮚埼亭集諸書皆作陳氏　又後十一年永明王被難於昆明馬太后與王后自滇入燕行過黃茅驛兩后推輪相望噤不得語同時扼吭死又考皆諸妃同殉者計其數雖未及北都之夥顧於哀烈二后有光焉始永明王之受制于孫可望也寄坐安隆名擁虛位實類幽囚六年十一月有杖殺坤甯宮常在郭良璞一事常在宮女官銜其階級下夫人婆子一等在近侍之上　安隆行宮局監奄寺宮人分班宿衛餘盡寓居于外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食也年十九妍麗捷敏雅擅三絕能擊劍走馬在安

隆與巴東王妃善可望私人張應科一日窺見艮璞心好焉乃移居近巴東王第晨夕致殷勤甚締于王王亦曙就應科王妃亦出見呼妃曰嫂又甚致尊禮因得通于艮璞久之事覺王命杖艮璞死并殺內監李定國賜巴東王與妃悉自裁王畏可望特下璽書一通與言應科事可望第令杖應科于朝門之外當是時黃屋飄蕭翠華零落濮鉛劍荔之間木棚竹棧則王后之華闕矣土鎧蘆簾則次舍之采飾矣蒟醬滕酒則天厨之玉食矣枲布賓幪則尚方之袞服矣

鑾花犵鳥則上林之春色矣露犬紈牛則法乘之鈞駟矣棹槍架弩則大駕之鹵簿矣播越之修己如此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禁中帷薄修袵席辨始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疑干燕歸龍帳之春犬吠羊車之影也哉逸史惟詳曾后餘並沒而不書何以章信史若諸妃者皆當大書于紀略中否則別立后妃傳以章之而附書良璞之事垂爲炯鑑焉亦庶乎其可也